

# 人滿為患 城市困境

## 圈來圈去

撰文：卡夫卡 [kafka@hkej.com](mailto:kafka@hkej.com)

上月風風火火的藝術周終於結束，仍有不少值得一看的展覽仍在進行，不少都與本地藝術家有關。藝術市場不斷發展，本地不少年輕藝術家都有所受惠，在這些展覽中都能看到一些正不斷進步的作品，也是可喜的事。

香港空間狹窄，要找一個可以靜靜地呼吸的地方也是難事。《喘息空間：香港當代藝術》（亞洲協會香港中心，至7月9日）邀請了11位本地年輕藝術家把不同的空間加以改造，當中不少都直指城市人滿為患的困境。

城市人工作壓力近乎爆煲，仍能每天沉住氣擠進那如沙甸魚罐頭的車廂，走進擁擠狹小的辦公室空間每天重複一樣的工作，實在不是容易的事。鄭智禮的 *um* 將一堆矽樹脂人偶放在玻璃箱中，只需壓下按鈕，這堆人偶就會慢慢泵氣膨脹，把箱子填滿，一如當下處境，玩上去非常減壓和療癒。

## 療癒作品

同樣療癒的作品，有卓穎嵐的《貪婪·寂靜》，在暗黑的空間裏倒吊着一個個廢棄瓶，瓶內塑膠片的光影不斷轉動，發出清脆的敲打聲，如一隻隻困在瓶中的撲火飛蛾，無可自制、無處可逃。葉梵根據城市景象所造的雕塑 *Lost City No. 52*，在高樓大廈之上加上了一隻風箏，表達掙脫這一切的渴望，兩個作品同樣



鄭智禮 *um*

簡單而富感染力。

霓虹燈曾是香港地標，今天正被LED燈取代。展覽中不少燈牌作品，例如王浩然將城市身份象徵與工業量產標誌結合而成的《無題（柵欄十一：霓虹洋紫荊）》，何兆南《佛光普照——壹》取材自某廟宇背後的LED燈光設置，佛祖也要以璀璨光芒來吸睛，人間何處是淨土？

城市空間的界限同時也與身份的界限有關，鄭智禮的《門》以即將拆卸的南山邨為拍攝對象，在舊式的公共屋邨中，門總帶有開放性，影像中各層門開關的動作不斷重複，在改寫錄像記錄中也塑造一個充滿活力的社群形象。何兆南的《防衛與抵抗》則探討更多近年的中港矛盾議題，他在作品中企圖以寫滿「香港製造」得磚築牆保護自己，但最後失敗收場，自衛與自困的矛盾，就如香港自回歸後的情況。

王浩然常從城市建築角度思考邊界與身份，香港公共空間中劃分不同功能的柵欄最吸引他，常把多種柵欄複製整合成藝術品，《突然消失的查理及白蓮達》也是如此，隔絕的空間，或許也有融合的可能。王浩然另一個新

作，也在《縱虎歸山》（chi art space，至4月29日）中展出，展覽包括一隻老虎雕塑及多個假山石裝置，取材自虎豹別墅中庭的水泥老虎雕像。今天虎豹別墅萬金油花園已經拆卸，只剩下老虎雕塑，而當年曾在香港出沒的老虎也被趕盡殺絕，徒剩虛空形象的老虎如過去的城市身份，近年愈來愈多人都懷緬英殖的日子，但過去又能否真正起死回生？

## 遠古圖騰

行有餘力的話，可以看看第21屆悉尼雙年展在香港協作的展覽《抽象世界》（都爹利會館，至7月10日），展出三地當代藝術家的抽象作品。澳洲的George Tjungurrayi的畫作如遠古圖騰，取材自沙漠波瀾起伏的山丘紋理；韓國的梁慧圭以墨色噴畫寄託宇宙思想，而泰國的Mit Jai Inn則以厚重堆疊的油彩色塊抽象地總結自己所在的自然風光。抽象藝術常給人艱澀難明之感，這次展覽很聰明地用「自然元素」和「圖騰」作為主題，貫穿三組作品，也提供理解作品的切入點。



葉梵 *Lost City No. 52*



王浩然《縱虎歸山》展覽。



澳洲藝術家 George Tjungurrayi  
*Untitled*